

## 一杯父亲茶

□田亚波

春日踏青,不觉山中的野茶树已经萌出嫩芽,摘了一片放进口中,一股清香而微苦的滋味在舌尖弥漫开来,那熟悉的味道又把我带回到了二十多年前。

儿时在农村,每到清明谷雨时节,母亲一早就到山间采摘野茶。采茶是件费时的活,大半天的时间,母亲也就采个三四斤。如果讲究点,就只采两叶一芽,但更多的时候,没有这么严格的标准。采来的茶叶不能闷在袋里,须摊开放在竹匾上。待到父亲傍晚干完农活回来,吃完晚饭后,才开始正式“做茶叶”。

母亲把灶火烧得很旺,甚至有时要把铁锅烧到有点发红的程度,然后把新鲜的茶叶放到铁锅中翻炒。我在旁边好奇地看着,父亲一边快速地翻动茶叶,一边跟我说这是杀青,有“头青”“二青”两道,目的是蒸发掉茶叶里的水分。先是揉捻,要用力地搓揉茶叶,让茶汁释放出来;然后是杀二青,蒸发掉剩余的水分;之后是塑形,要把茶叶做成条索状,最后一个步骤是烘干。要把母亲大半天采来的茶叶做完,父母常常要做茶到凌晨一两点。我挨不到这么晚,早早就去睡了。印象中,看着茶叶在锅中发出滋滋的响声,茶叶的清香不知不觉中已在整间屋里弥漫开来,像是整个春天的味道,沁入了我童年的记忆中。

年少时也偷偷喝过父亲泡好放在桌上的茶,因为好奇于大人为什么都喜欢喝茶,客人来到家里第一件事也是泡茶。也许是因为觉得茶叶既然闻着那么香,应该很好喝,结果却让我很失望,因为喝了一口就觉得太苦涩了,从此印象中茶与苦涩便画上了等号,更加不明白大人为什么还喜欢喝这么苦的茶。

慢慢长大了,明白了父母为何要自己做茶叶,一是为了节省生活开销,二是因为自己做的茶味道更好罢了。父亲对于自己的手艺还是颇为骄傲的。有次饭后闲聊中说起,他做的茶泡好后,茶面上那水汽能缭绕好一会,一道茶能泡上四五回,不像市面上的龙井茶,泡上两回味就很淡了。还说村里的一位工厂老板,喝过他做的茶之后赞不绝口,说很少喝到这么好的茶,要父亲帮他做几斤。不过,后来父亲就去村里工厂干活了,而清明谷雨时节也正是春笋的旺季,母亲经常要上山挖笋,没时间去采茶,就基本上没再做茶叶了。

我和茶的再次结缘,是在工作以后。有次在一位台湾朋友那里喝了一回乌龙茶,才发现原来茶也并非全是苦涩的,童年时对茶的印象完全改变了,由此一发不可收拾,开始品尝各种茶。自从自己也喜欢上喝茶之后,就很想把喝茶的喜悦也分享给父亲,回家时经常带一点铁观音、普洱茶之类的给父亲品尝。然而父亲并不怎么喜欢喝,他对各种茶都是以绿茶的标准去衡量,要么觉得味道太淡,要么觉得没有绿茶的那种清香。我心里觉得父亲还是有点固执,不会欣赏世间各种茶的独特味道。只有一次,父亲破天荒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,那是在四川读大学时,给父亲带了几包峨眉山竹叶青的茶样。

我知道父亲最喜欢喝的还是他自己做的茶,味俨而清香,而我一开始并不怎么喜欢喝绿茶,更喜欢喝各种味道比较柔和的茶。各种茶也与人生的各个阶段一样,各有不同的滋味。当我后来也品尝到人生的艰辛时,我慢慢接受了绿茶。童年的困惑,也在细品绿茶中慢慢解开了。绿茶刚一入口,是有些许苦涩的,而当它滑下喉咙,细细回味,却有丝丝甘甜的津液回上来。我想,真正懂得品茶,或是真正懂得父亲,都是需要时间的。

望着漫山的春色,我想起了家乡的种种,惭愧于自己未能让父母早点享清福,到那时就能再次喝到父亲亲手做的茶,或者,那时未尝不可与父亲一起,做一道春茶。

## 带回山间的一捆笋

□王定方

总第6284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我在每一根鳊笋的前端都斜斜地砍了一刀,不宜过重,也不能太重,以鳊笋头不至于完全脱离为妙。然后将尚未完全砍断的鳊笋头缠绕在食指,固定,再稍稍用劲,转动起来。一侧的鳊笋壳便至上而下地一剥到底了。此时残剩的另一侧的鳊笋壳,因为失去了牵扯,用手指扭住前端的鳊笋壳,如法炮制,一转到底,一颗小鳊笋便赤身裸体地展现在眼前,洁白如玉。

如此这般,简单重复,又一根根地将小鳊笋尾部的有些硬化、将近变成竹子的部分切掉,清洗完……将近两个小时,终于将它们全部清理干净。留下装满鳊笋壳的四个垃圾袋。

我打算把它们蒸煮熟了,放进冰箱冷藏。据说这样处理的话,这些鳊笋一年半载都不会坏掉。

这些鳊笋是前两天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的时候带来的,这冷藏的方法也是母亲教的。我本不想要这么多的鳊笋,家里三口人吃不了多少,我也嫌处理这些东西麻烦。

尽管我第三次把鳊笋拿出了母亲给我们准备的行李堆,母亲却第四次把小鳊笋又放了回去。母亲说:这是你父亲一早特意给你们准备的。

这我知道。前天早晨,天亮不久,雨还下得猛,我迷迷糊糊地听见父母亲窸窣窸窣地起床了。雨天睡觉特别踏实,我转了个身,又心安理得地睡了。

等我起来的时候,早餐已经准备好了,母亲却不在,大概出门洗衣服去了。父亲扛着满满一蛇皮袋的小鳊笋回来了,穿着雨衣。雨水太猛,父亲雨衣的质量又不怎么样,雨水渗透了进去,湿了里面的衣服。我略带埋怨地说:您又去拗鳊笋了啊?父亲“嗯”了一声并无多言。本来今天父亲该上班去的。

乡间农村,收入来源有限,这个季节,很多勤劳节俭的农妇便会上山拗鳊笋,既可以补贴家用,也可以给家里增加一碗鲜菜。但我并不希望母亲上山拗鳊笋去。山上草木繁盛,虫蛇出没,细菌满地,一不小心容易感染。去年母亲上山拗鳊笋后,就生了一场大病,所以,今年父亲便亲自出马了。

去年这个季节,晚上10点多了,我正在上班。姐姐打电话来,说:母亲生病了。还说:没事没事,你不用担心。可说了几句,她竟哽咽起来。

母亲已经病了两天了,一直在农村合作医疗社就医,但总不见好,而且愈发严重,直至躺在床上,起不了身也吃不下东西。父亲看母亲情况不好,想打电话给在县城的姐姐,让姐夫开车接母亲去医院。但是母亲怕打扰姐姐、姐夫,一直不同意。

父亲急得没办法,不管母亲阻拦,“专行独断”地给姐姐打了电话。

姐夫开车去接了母亲,一路风驰电掣。到了医院,母亲被送进了县城医院的ICU。

第二天一早转至市区医院,整整挂了一星期的盐水,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。医生说细菌进入血液,血液污染严重,当时的确很危险。医生也很奇怪,好好的人,血液里怎么会进入这么多的细菌。当他听说母亲上山拗鳊笋的事后,才恍然大悟。

上山拗鳊笋出事的不仅我母亲一个人。

前些天,也有一个同村的农妇上山拗鳊笋,听说她拗着拗着,不幸扑倒在鳊笋边,不省人事。现在的农村人少,即使留在农村的,也多是老弱人员。也因为人少,草木逐渐繁盛,儿时的“大道”,如今也长满野木荒草,难以通行。山野又广阔,一树挨着一树,一山连着一山,连绵不断。即使山上藏着一队人,人们也不一定找得到,更何况一个人昏倒在山间。

不过不幸中的大幸,农妇的丈夫正巧上山路过那里,碰巧看到了倒地的妻子……

我家已经吃了两个晚上的红烧鳊笋。尽管鳊笋味道鲜美,可我们都也有些厌倦了。但我绝不会把它们扔了,或者任由它们腐烂变质。我甚至舍不得送人,因为它们远远不只是菜市场里人们折算的价格。

煮着鳊笋的锅正沸腾着,清水在赤条条的鳊笋间欢快地冒泡、穿越、翻腾,鳊笋挤挤挨挨也跟着不断抖动,似乎也很雀跃……我会依照母亲的办法,将它们好好收藏。这是厨间的美味、山间的清纯,也是人间的温情。

平淡日子里,就着这些山珍,生活才更有味道。

